



波尼伍尔的心

第一 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林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波尼伍尔的心

第二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林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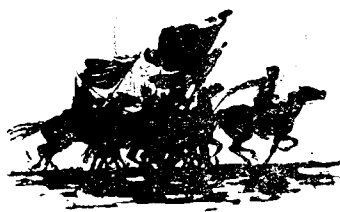


波尼伍尔的心

第三部

德姆·納吉什庚著 林林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09754

820627
244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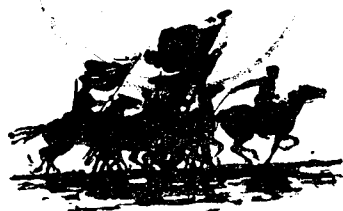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09757

820(2)
~442
3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波尼伍尔的心(共三部)

〔苏〕德姆·纳吉什庚著

林 林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舍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公私合营西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850X1168 1/32 23 1/4 印张 531,000字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6) 2.30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描写的是 1918-1922 年蘇維埃俄罗斯远东人民反对日美武裝干涉者的斗争。作者一方面創造了当时进行地下斗争与游击队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們的光輝形象，另一方面也刻划出白卫軍及日美武裝干涉軍的殘酷猙獰的面目。

本書是根据苏俄沿海区一个共青团員、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維塔里·波尼伍尔的生平事迹写成的。維塔里是一个游击队的政治委員，在白卫軍某次襲击康德拉千科沃村（書中的納謝德庚諾村）时，他为了保全司令部的秘密文件而被敌人俘虜，被俘后虽然受到酷刑拷問，他始終沒有泄露秘密，結果英勇地牺牲了。

書中还写到一部分中国人参加了地下斗争与游击队活动，和維塔里他們亲密团結，并肩作战，終於打垮了白卫軍及日美武裝干涉軍，取得了輝煌的胜利。这也是中苏人民傳統友誼的一段佳話。

ДМ. НАГИШКИН
СЕРДЦЕ БОНИВУР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МОСКВА, 1954

統一書号: 10009·294

定价二元三角

目 次

序幕 “岩見”号巡洋艦

第一卷 鷹岩

第一章	俄罗斯島	33
第二章	港口一条小巷里发生的事件	52
第三章	暴露踪迹	68
第四章	陌生的同志	86
第五章	工人街	98
第六章	圈套	129
第七章	搏斗之前	149
第八章	前夕	170
第九章	战斗的洗礼	187
第十章	讓暴风雨来得厉害一些吧!	212

第二卷 前夕

第十一章	八月	237
第十二章	独裁者的诞生	264
第十三章	国民軍	285
第十四章	森林的主人	315

第十五章	老朋友和新朋友	344
第十六章	处处傳來新聞	368
第十七章	暴风雨前的寂靜	382
第十八章	第一河区的姑娘	400
第十九章	偉大的事业	423
第二十章	結局的开始	452

第三卷 前进的人們

第二十一章	村庄	473
第二十二章	叛徒	493
第二十三章	游击队员	510
第二十四章	襲击	534
第二十五章	納斯青卡	556
第二十六章	考驗	578
第二十七章	农民	596
第二十八章	波尼伍尔的心	614
第二十九章	前进的人們	637
第三十章	到海边去的道路	664
第三十一章	秋风	692

尾声 金角港

序 幕

“岩見”号巡洋艦

1

下午兩点鐘，放学了。

維塔里·波尼伍尔把練習本和教科書收拾起来，用皮帶扎好。一群中学生鬧哄哄地圍在存衣室前面。等到一部分人逐漸走散后，波尼伍尔才过去領出大氅，把它穿上，走出了校門。

每天这个时候，中国街上总是很熱鬧。商店的門不断地乒乒乓乓开关着。运貨汽車和輕便小汽車追上出租馬車，风馳电掣地駛过去，用刺耳的喇叭声警告过街的行人。近郊列車从高架桥下鑽过去，轟隆轟隆地震撼着街区，它冒出一股黑烟，把高架桥也遮了起来。正月的寒风从碇泊在港內的船艦那里傳来了断断续續的、銀鈴似的悅耳的計时鐘声。

維塔里順着走慣了的途徑在斯維特蘭大街上走着，一面向兩旁眺望。这条繁华的大街上，到处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有的悬在屋檐下，有的貼在作坊、事务所、商店或小鋪子的門边。凡是有点“实业”的人，都靠着屋外牆上用斗大的字写成的广告，或是靠着門边那在冬日阳光下閃爍的神气的銅牌替自己招攬生意。

这是：“彼特洛夫制帽股份公司”，“伊万諾夫父子联合公司”，“約翰·施塔姆航务代理人办事处”，“湯姆·斯迈尔斯块煤、焦煤、煉煤出售棧”。再过去便是：“小林事务所”，“日本摄影社”，“立川淺戶商行”，“日露商館”，街上处处能看到日本人的姓名。海參崴的日本人真多：有理发师，鐘表匠，經紀人以及做各种生意的商人、銀行家、船主、工业家、漁业主、伐木場主、店員……。在右边，“橫濱专业銀行”和“朝鮮銀行”兩幅巨大的招牌差不多占滿了整個街区的牆壁。日本“商业家”們——他們爱这样地称呼自己——消息也比較灵通，俄国商人手头拮据时，他們便恰好有盈余的款項。日本人的企业好象雨后春笋似的一家又一家地滋生出来；特別是近几年来，繁殖得更快……。

維塔里用手到衣袋里掏了一下，摸到一張修表的收据。母亲曾吩咐他順路去取表。

前面又是一列招牌：“唐泽—泽田洗衣坊”，“末茨妇女理发館”，“石戶各式鐘表修理店”。

維塔里推開一扇小門。門上的銅鈴叮鈴叮鈴地响了一陣。店鋪里面：桌子上的玻璃罩下陈列着亮晃晃的鐘表零件；各式各样的鐘表，有的挂在牆上，有的摆在貨架上，協調地滴答滴答响着。一个中国侍役对維塔里說：

“要什么？石戶不在家。”

“我是来取表的，今天到期了。”

“下次再来吧！”那个中国人用生硬的俄語說，“今天不干活儿！日本人都到港口去啦。那儿来了一只日本輪船，可大嘞！大炮呀，水兵呀多着哩……拿那种炮轟上十下——海參崴就完了，馬上就毀掉了……你回去吧！我要关店了！”

維塔里从鐘表修理店里出来，看見門上貼着一張字条，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

“請顧客先生們今天不要光臨小店，
就此致敬，石戶吉本。”

維塔里在街角轉彎的地方，碰見了同班同學洛姆卡·普列特涅夫。

洛姆卡兩頰通紅，頭髮從斜戴着的制帽下露出來，黑眼瞳炯炯發亮。他看見維塔里便興奮地喊道：

“我們上金角去吧，維塔里卡①！”

“有什麼事？”

洛姆卡帶着高人一等的神情盯了維塔里一眼。

“你什麼都不知道嗎？全城都給轟動起來啦，你看，大家拚命往碼頭上擠！你却什麼也不知道！簡直可笑！”

“究竟出了什麼事兒？”維塔里打斷他的話問道。

“日本巡洋艦到了。”

“真的？！”

“還有什麼不‘真的’！停在碇泊場。碼頭上人山人海！走吧，你也去看看！我已經去過兩次了。”

2

兩個男孩子順着斜而陡的小巷向下邊的商船碼頭走去。小巷里面擠得水泄不通。人群聚集在港口的防波堤上。亂哄哄的人聲在空氣中飄蕩着。成百成千的人擠在系船處。甚至在防波堤的斜坡上也站滿了人。

維塔里朝大家注目的那個方向望去。

① 維塔里卡是維塔里的愛稱。

在碇泊場上停着一艘巡洋艦。

严寒的正月天的朦朧霧氣遮沒了楚爾根角的輪廓；襯着這乳白色的背景，大家能更清晰地看見那艘不知為什麼開到這兒來的外國軍艦。它的外表是流綫型，這說明它有很高的速度。艦身刷過藍灰色的油漆，象是用整塊金屬鑄成的。從炮塔中伸出來的一門門海戰炮，象露出來要咬嚙海參崴的一排銳利的牙齒。在久經風浪的甲板上，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經剝落，露出了塗過鉛丹的紅底，似乎是洒上了鮮血一樣。船身下部有個地方在微微冒着蒸汽，好象這個鋼鐵怪物正在呼吸。寒風吹拂着斜桁上的旗幟，瞬息間它展開了，露出一輪象征太陽的紅圈和它周圍向四方伸展的、象一根根尾巴似的光芒。

“看見了嗎？”洛姆卡帶着贊嘆的口氣問維塔里。“多麼威風的大炮啊！打一炮——你們就完蛋了。”

這一面旗幟和那用大炮瞄準城市的緘默的軍艦隱藏着一股故意的气氛。這是為了什麼呢？

普列特涅夫不停地嘖嘖稱羨着。

“這門炮可了不起，維塔里！”

在孩子們的近旁站着一位長了滿口胡須、頭戴鴨舌帽的中年人。他故意回轉身來，慍怒地對洛姆卡說：

“住嘴，狗崽子！叫什麼？！大炮，大炮……什麼樣的大炮我們也見識過……你高興什麼？……”

一個穿着破舊的秋季大氅，因而凍得臉色發青的女人低聲說道：

“他們有錢的人有什麼不高興？日本人多半不會給他們受苦的。你瞧，他打扮得漂漂亮亮，象過節一樣！”

洛姆卡穿着一套合身的新制服。新制帽的漆皮遮檐閃閃發光。制服上的金屬鈕扣擦得亮晶晶的。洛姆卡的父親是糧食交易

所的操縱者之一，他在兒子身上花錢從來不吝惜。洛姆卡的新長靴和縫在制服上的、漿得很硬的白衣領——這一切使維塔里想起自己的服裝是多麼寒酸：穿舊了的大氅，洗過無數次的棉布褲，磨破了鞋子。

洛姆卡聽見女人的話，紅着臉搭訕道：

“就算我穿得體面，又怎麼樣呢？您也去發財吧，那您就可以随心所欲打扮了！”

一個中年碼頭工人打岔說：

“呸，和你們這些壞蛋在一塊兒，還發得了財！做了一輩子工，也攢不上買棺材的錢。”

洛姆卡是不肯讓步的，但是，這時候，從他們背後傳來了一個孩子的喊聲：

“叔叔，請讓讓路……我的同學在那一邊……叔叔！”

這男孩子不斷地用手肘和肩膀替自己開路，從人群中擠了過來。維塔里和洛曼^①看見一頂歪戴在腦後的帽子，帽邊有一綹蓬鬆的鬚髮，下面露出了波尼伍爾的同班同學肖瑪·伊利青科的汗濕的臉。肖瑪擠到孩子們身旁，愉快地喊道：

“你們已經在這兒？！真有一本領……我一路上老是跑呵，跑呵，只順路去喊了妮卡一聲——馬上便來了……人可多哩！哦，原來它是這樣的！”謝妙^②盯着巡洋艦說。“真大！”

“妮卡在哪兒？”維塔里問道。

謝妙扭轉身子，拖長嗓音喊道：

“妮——娜——到這兒來！這裡什麼都能看——到！”

在人群的另一邊，由頭頂上傳來了尖細的嗓音：

“我在这——这里！这里好，到这儿来——来吧。”

① 洛曼是洛姆卡的正名。

② 謝妙是肖瑪的正名。

用油布盖好的一大堆麻袋上面站着一个女孩子。风刮开了她的大衣，浅黄色的头发在风里飞舞着。

“好大胆！”洛姆卡说，因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爬到那堆麻袋上去的。

“妮卡吗？”谢妙说。“妮卡和男孩子一样大胆。”

离他们不远站着一群日本人。维塔里在他们中间看见了石户。日本人都在闹嚷嚷地谈论着，用手指着巡洋舰，欢笑着，露出了大颗的牙齿。他们的快乐与兴奋更显著地映衬出聚集在海港上的其余的人的郁闷和紧张。

一个又瘦又长的日本人从人群中挤过去。穿着羔羊皮外套的胖女人喊他：“约翰，约翰！到这里来！”

日本人停住脚步，向那女人鞠一个躬说：

“空尼气瓦^①，伊万诺娃太太，您好！”

“约翰，我等了你好久，我今天要烫头发！”那女人说。

“今天不能，伊万诺娃太太。天皇的巡洋舰到了海参崴……真叫人高兴。今天不能工作！”日本人庄重地用目光望了一望碇泊场。

“巡洋舰是为什么事开来的？”一个戴鸢舌帽的、满口胡须的中年人问理发师。

日本人挺直腰干，高傲地、尊严地说：

“来保护日本公民的财产和生命。”

“约翰，你真可笑！”女人微笑着说。“谁来侵害你们的生命财产呀？”

理发师躲开了视线。在他一切动作中都透出紧张的神气。他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便庄严地说道：

^① 日语：“您好”。